

柯 图 拉 与 死 神 的 故 事

KETURAH
and Lord Death

故事里的 故事

(美) 玛蒂娜·莱维特 (Martine Leavitt) 著
宋 伟 张慧琴 译



美国国家图书青少年文学银牌奖

最受欢迎青少年文学作品

——青少年图书馆服务协会（YALSA）

年度最佳儿童百部文学作品

——《出版人周刊》

蓝丝带奖

——《童书中心告示牌月刊》



情感热切，笔触动人，故事引人入胜。

——《书单》杂志 星级书评

这是一个黑暗却令人振奋的故事，汇聚了奇幻和浪漫的元素……和令人意外的结局，令读者兴趣盎然。

——《学校图书馆期刊》星级书评

莱维特雕琢出一部阴郁华丽的中世纪童话故事，通过柯图拉而完美展现出来……一部了不起的作品。

——《出版人周刊》星级书评

上架建议：外国儿童文学

ISBN 978-7-5534-5749-9



9 787553 457499 >

定价：22.00元

故事里的故事



(美) 玛蒂娜·莱维特 (Martine Leavitt) 著

宋 伟 张慧琴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事里的故事/(美) 莱维特著;宋伟,张慧琴译.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14. 10
书名原文: Keturah and Lord Death
ISBN 978-7-5534-5749-9

I. ①故… II. ①莱… ②宋… ③张… III. ①儿童文
学—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8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24061号

Keturah and Lord Death
Text copyright © 2006 by Martine Leavitt
All rights reserved.
Thi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published in 2015 by
Translation Book Co., Jilin Publishing Group by arrangement with Boyds Mills
Press, an imprint of Highlights Press, Inc., and Highlights for Children
International, Inc.

(www.international.highlights.com) through CA-Link International, LLC.,
Woodbury, Minnesota USA.

吉林省版权局著作合同登记号
图字: 07-2014-4385

GUSHI LI DE GUSHI

故事里的故事

(美) 玛蒂娜·莱维特 著 宋 伟 张慧琴 译

出版策划: 孙 昶 责任校对: 侯 帅
选题策划: 孔庆梅 郝秋月 装帧设计: 于 青
责任编辑: 于媛媛
出 版: 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www.jlpg.cn/yiwen)
(长春市人民大街4646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 行: 吉林出版集团译文图书经营有限公司
(http://shop34896900.taobao.com)
电 话: 总编办 0431-85656961 营销部 0431-85671728
印 刷: 吉林省良原印业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7.625
字 数: 140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34-5749-9
定 价: 22.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错误请与承印厂联系 电话: 13604430875

致几位亲爱的女性好友
她们使我的生活幸福而丰富

因为我不愿为死亡而止步
他和善地停下来等我
车上只吾二人
还有不朽为伴

——艾米莉·狄金森（1830—1886）《战车》

目录 • contents

序章	/ 001
I 迷路在森林	/ 003
II 村里的单身汉	/ 020
III 女巫的符咒	/ 036
IV 国王的使者	/ 053
V 神秘的偷猎者	/ 069
VI 又一次见到死神	/ 088
VII 约翰的邀请	/ 105
VIII 令人失望的柠檬	/ 121

138 / IX 毛地黄的报酬

154 / X 找到了柠檬

169 / XI 瘟疫来了

179 / XII 约翰的表白

201 / XIII 国王来了

219 / XIV 故事的完结

229 / 尾章

232 / 致谢

234 / 阅读指南

序 章



故事始于一个故事。

“柯图拉，给我们讲个故事吧。”娜奥米说，“关于仙女或是魔法的故事。”

“是啊，柯图拉，讲一个吧。”比阿特丽斯说，“不过我要听一个爱情故事。”

篝火旁的男孩子抱怨了起来。“对的，讲个故事，”托拜厄斯说，“但是要讲一个关于狩猎的故事，求你了，讲一个关于勇敢和生死的故事。”

男人啧啧地表示赞同。在暗处有一个人看不清脸，他说：“讲一个关于那头大雄鹿和勋爵的森林的故事。”

唱诗班领唱叹了口气。“我更愿意听一个关于信仰的

故事，”他说，“可以在阴霾的日子里抚平人的心灵。”

篝火噼啪响着，飞进出点点火星，我顿了顿说：“我要讲的故事包含所有这些元素，这是一个关于魔法和爱情的故事，也是一个关于勇敢和生死的故事，还是一个可以抚平人心的故事。这是我讲过的所有故事中最真切的一个。现在请侧耳倾听，看我有没有妄言。”

I

迷路在森林



关于我自己，柯图拉·里弗；还有我遇到的那位重要人物；一个故事——如果从未在丛林中迷过路的人根本不会相信的故事。

在森林里迷路的那一天，我十六岁，那一天我与死神擦肩而过。

我家菜园恰在森林边上，当时我正在菜园里摘新长的豆子，那头远近闻名的雄鹿——无数次从特姆斯兰德勋爵和他手下最优秀的猎人手中逃走的那头雄鹿，很多次成为我故事中主角的那头雄鹿——出现了，慢慢地嚼着我们的莴苣。我看着他，知道他至少有六岁大，原本看到他那如小树一般伸展开的鹿角时我就该逃走了，但他的美丽令我

着了迷。他抬起头，端详了我良久，好似是我跌跌撞撞闯入了他的领地。他是如此孤傲，如此高贵。终于，他缓缓地转了身，走回到森林里。

我本来只是想到森林里再偷看他一眼。我只是想走过小径，再往森林里去一点儿，希望能找到一个关于他的新故事在篝火旁讲给众人听。我好像看到他在几棵树间闪现了一下，但很快就不见了，而后我又看到了他。就这样过了好久，我转过身，发现自己已经在森林里迷路了。

我跟随着雄鹿走过这条路，在山涧边上的山脊间走过。我已经来到了山涧的深处，能够听到溪水声，但却看不见溪水。路太险。山涧的峭壁上有向上生长的树木。有几棵树倒了，像发黑了的骨头，牢牢地抓住那些笔直的树。

我离开了原来的路线，希望能找到一条通向小溪的好走一些的路，但很快我就连溪水声都听不到了，而且原来的路也找不到了。我继续走着。那些曾经在我看来亲切美丽的树木，遮天蔽日，挡住了我的前路，扯住了我的头发。这些树什么果子都不长，只有苦涩的叶子。夜幕降临，我眯了几回，每次都梦到森林绵延不绝。

我在森林中漫无目的地游荡了三天，最后只得听从上天的安排，坐到一棵树下，等待死神的降临。我想到外婆，心中凄然，她现在一定在窗边啜泣。我想到那些永远也无法实现的梦想：有一所自己的小屋，时时清扫；有一个自

己的孩子抱在怀中；还有最渴望的是，找到真爱的男人，嫁他为夫。

我直着身子靠在树下睡着了，间或醒来，无比渴望再也不用在黑暗的森林里过夜。我已经脱水了，眼泪也流不出来了，但我的心仍渴望着能再见到外婆、格蕾塔和比阿特丽斯，还有我那钟爱的潮路德（Tide-by-Road）。

黄昏时分，死神化成了男人的模样，要带我走。

他披着黑色披风，骑着黑马而来。透过黑色的兜帽，我能看出他是个英俊的男人，冷峻但却帅气，并不老，恰处于力量最强盛的年纪。我胆怯了，想要逃走，但身子虚弱不堪，根本站不起来，我靠着的那棵树轻柔地裹住我的肩膀。

我记起在外婆的棍棒下学来的礼仪。他翻身下了马背，朝我走来。我说：“死神先生，恕我无力起身相迎。”

他放慢了脚步：“这么说来，你认识我？”

“是的，先生。”

夜色更深了，好似暗夜从他那件披风的褶皱中播散开来。

“你是柯图拉？”他问。他的声音平静而冷峻，令我心惊胆战：“你是凯瑟琳·里弗的女儿，我认识她。”

“是的，先生。”他确实认识我的母亲，但我却对她一点儿都不了解。她在生我的时候难产死去了。“先生，关于我的母亲的事情恕我不能和您说些什么，您未等我准

备好便已带她走了。”

“没有人是准备好的。”

“原谅我，先生，”我说道，心中没有一丝的希望，“但我还有些事情想要去做。”

“再没有你去做事的机会了。”他蹲下身子，单膝着地，像是要好好看看我的模样。我看到他的靴子触碰的地方，青草都干黄枯萎了。“你跑到林子如此深处，真是太傻了。”

我没有看他的面庞，而是打量着他那强壮的大腿和带着黑手套的大手。

“我是跟着那头雄鹿而来的，先生。特姆斯兰德勋爵想要狩猎的那头雄鹿，他去年冬天还带着鹿群吃光了勋爵的干草。”我听到自己讲故事的声音，心平静了些许，“托拜厄斯说这头雄鹿曾打败过一头狼——”

“安静。”他说。

现在关于雄鹿和狼的故事已经救不了我了。我在他身上搜寻着蠕虫，却发现他如石头一般干净，了无生气，如风似雨，寒彻凛冽。或许没有什么故事是死神没有听过的。我感觉自己的眼睛就要合上了。

“死神大人，这三个晚上我忍受着饥寒交迫，爬虫叮咬，但都没有睡，”我说，“我现在可以睡了吗？”

他站起身。“你是想要装作勇敢吗？我不会因此有丝毫的动摇。”他说道，神态比国王还要高傲。

我本无这样的打算，但还是应了他说：“我很勇敢，先生。我早已习惯如此。外婆对我说过很多次，我是在死亡中降生的。我第一次呼吸，嘴中便弥漫了亡灵的气息。外婆说我当时把那些气息全吸了进去，而后撕心裂肺地号啕大哭，就连我那死去母亲的乳头都无法抚平我的情绪。我的父亲去寻找你，希望能找回母亲，没等我长出第一颗牙齿，他也去了。于是外婆、外公担起了抚养我的重担。之后，我的外公也去世了，那时我才刚学会如何去爱他。我这一生至今似乎都在与您交流。”

这时他那苍白严肃的脸温和了些许。“柯图拉，你也出落成了一个漂亮、坦诚的女孩。”他说，“你说的都是真的。你多大了？”

“我十六岁，先生。”我说。一只甲虫爬到了我手上，但我却没有丝毫的力气，也没有任何心思去掸掉它。

“十六岁——有很多更年幼的人也离开了人世。”

他向前伸过手来。我屏住了呼吸，但他却只是掸去了我手上的那只甲虫。我几乎感觉不到他的触碰，只感觉到他带来的寒气。我与他四目相对。他的脸庞沧桑而庄重，好似由上好的石料雕刻而成。

“如果我要找一位新娘，”他说，“她一定要有你一般的勇气。”

那一刹那我惊慌地思索着，成为死神的新娘会是怎样？

“先生，”我说，“我不能嫁给你。我——我还太小。”这是个很无力的借口，因为我们村里很多人在更小的年纪就结婚了。

他好似一惊，而后大笑起来，高傲地冷笑：“我只是在赞美你，并非真的求婚。”

如果不是太过虚弱，我肯定会羞得满脸通红。

而后他说：“柯图拉，你还太年轻，结婚太早。就这样死去也太早了。”他的双手扶到臀后，披风在风中飘动着，而那风我却感觉不到。“这样，我给你一点儿恩赐：选择一个人代你去死，这样你就能继续活下去。”

“你是说别的某个人会……”

“只要说出一个名字，之后由我来解决。”他说。他的声音又变得严苛而高傲，在树林中回荡。

我回想着我们那贫穷、破旧的小村，栖居在王国最遥远的一隅，而我的心却对它无比神往。在我眼中，小村是那么可爱，村里的一切也都是那么可爱。

“不，先生，”我说，“我不能。”

“你的外婆已经很老了，”他说，“反正我很快也会去带她走的。我说就选她，因为她现在就在祈祷用自己的生命来换回你。”

“我拒绝您的提议，先生。”我颤抖着说，“因为她是我挚爱的人，我的生命中如果没有她将会黯淡无光。”

“没有人可以拒绝我。”

“但我要拒绝你，先生。”

他那乌黑的眼睛不再那么冷酷——我顿时安心了许多——我想或许这些话不会是我的遗言。

死神说：“那么唱诗班的领唱呢？据我所知，他只想在天堂唱诗班中歌唱。我可以安排。他下葬后不久我便可以安排好。”

我摇了摇头：“死神先生，如果你要听过他弹奏管风琴，就会知道为什么不能选他了。他弹奏的音乐，即便是最悲伤的曲子，也能使乌云密布的天气可人，令阳光明媚的日子充满喜悦。”

“裁缝怎样？”他的眼神从我身上转开，向上扬起——我察觉到他看向了我们的村子，“尽管他的生命有一半是为他的孩子而活，但另一半早就向往着死亡，这样就能再见到他死去的妻子了。反正他本来也命不久矣。”

“但他的孩子需要他，先生，不管时间有多少。”

“那么，村里的长舌妇。她只会给人带来麻烦。”他说。

“她能令所有人感觉良好，因为她总能告诉你有人比你过得还惨。求你了，不要选她。”

“村里有很多老人。”

“先生，每一个老人都有深爱他的年轻人，带走哪一个老人都会有人心碎。而且，老人身上负满了罪孽，需要

更多的日子来赎罪。”

“村里还有很多年幼的孩子，尚没有任何罪孽。我可以下手快一些，不会有一丝痛楚。选一个——也没有任何区别。”

我倒吸了一口凉气。“我宁愿死过三次，也不要……”我把喉间的灰尘吞了下去，“不，先生，我只能选我自己。”

“我告诉过你，你的勇敢是没有任何用处的。反正他们中很多人都要死去的，比你想象得要早很多。”

“先生，您这是什么意思？”

“瘟疫要来了。”他说。

瘟疫！

“那些活着的人，”他继续说道，“也会期望自己死去，生的悲伤将令他们不堪重负。”

瘟疫！瘟疫！这个词在我脑中回荡，像刺耳的钟声。

“我——我会告诉他们赶紧逃走。”我重重地喘息。我在篝火旁曾听过关于瘟疫的故事，那些故事太过恐怖，我根本就不相信。

“跑得最快的骏马也跑不过瘟疫的。”死神说。他的语气中没有丝毫的怜悯，也没有丝毫的喜悦。

“瘟疫什么时候来？源头在哪儿？”我追问道。

死神没有回答。

“告诉我——告诉我如何阻止瘟疫！”